

# 《红楼梦》中人情化的茶事茶趣

“茶”字在《红楼梦》中出现了两百多次，但茶名却寥寥无几。《红楼梦》写茶，很少刻意地去描写、评论它。就连茶名，曹雪芹也只是简简单单的选了“女儿茶”“老君眉”“千红一窟”“暹罗茶”“枫露茶”等几个。

陆羽在《茶经》中说“茶性俭，不宜广，广则气味黯澹”。这句话固然是说茶的特点，但同国人饮茶、品茶的茶趣结合，也恰好是国人注入茶中的一种旨趣，事“俭”才能喻“广”。

曹雪芹把这种微妙的情感体悟纳入了写作，把茶香情怀在说与不说之间表现。那么，曹雪芹“不说”过多茶名，是有意接受国人茶趣思维，还是有意反叛？是以此营造“缥缈自然”的国人常有的茶趣境界，还是把茶作为“生活所必须”的世俗体悟？



## A “烹茶”

### 《红楼梦》的“烹茶”旨趣

《楚辞》说“朝饮木之坠露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人的纯净有时须借助于自然之物的辅推。屈原借“饮露食英”来辅推自己“美政”的理想。这种躬身所为而到达体悟旨趣的传统在“茶事”中表现得清楚可见。研读一下《红楼梦》的茶诗中“烹茶”一项多有提及，缘何如此呢？

唐代孙过庭《书谱》云“非其心闲手敏，难以兼通者焉”。书法上讲究心境之外，更需手法的训练与娴熟，心境与手法的结合才能通于书法精妙之点。茶趣亦是如此，崇尚“境”与“艺”的融合。《红楼梦》中的女子对于“茶艺”的掌控不会到制作茶上去，这不符合她们的身份和现实情况。曹雪芹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他将“茶艺”后移到“烹茶”之上。

朱权《茶谱》说：“天地生物，各遂其性，莫若叶茶。烹而啜之，以遂其自然之性也。”明清人追求茶趣的清美自然，烹茶犹如焚香，虽为琐事，却是一种体悟的过程。在躬身亲为之中，看茶沸，待茶香，看窗前事物的变化，在时光的流逝之中，宁静的抓住心灵的某种感触。《红楼梦》中一花一草皆有世间的感悟，在清茶飘香，等茶入心中，禅意和人生都可能被悟到。“烹茶”是“茶趣”的一部分，“茶趣”更蕴含着人生体悟。

### 茶名、茶诗里的人情俗世

“古鼎新烹凤髓香，那堪翠巖点琼浆”，那烹茶之中是人生的随风消散夕夕，无语不得琼浆之中的孤独。“静夜不眠因酒渴，沉烟重拨索烹茶”，那烹茶之中是长夜寂寥的因酒不得，希求茶清润拂年少的心事了。“却喜侍儿知试茗，扫将新雪及时烹”，那烹茶之中是初雪待晴，万物天晴的欣喜，待茶来划开天边白，迎来冬日的暖意。

如果我们细读“烹茶”诗句会发现他们所谈论的情感特质是不一样的。“古鼎”句谈人生朝夕消散，不可长久，“静夜”句话长夜凄清，少时闲愁，“却喜”句述秋萧冬阳，喜中却寒。再配上那句“彻旦休云倦，烹茶更细论”，曹雪芹将这些诗句在章节顺序先后上做了安排，这或许就有作者自己的考虑，这样的顺序和《红楼梦》的人物情节安排以及人生遭际是一样的。

“人生自有一番定论，左不过风髓茶香散。这是注定的。但人不知其意，自惹闲愁迎雪意，茶道无边细提醒，烹茶水贱沸。”像极了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所说“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筵终散场。悲喜千般同幻泡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”“烹茶”之中，悲消欢起，欢起缘收。在茶诗中，其总结和留白的诗句该是“彻旦休云倦，烹茶更细论”二句，看似只写到了烹茶，实乃引出更多茶论，有一种“言已尽，意未尽”的感触，把论茶与论人生结合起来，《红楼梦》不把饮茶当成扬弃俗世的一种方式，而是深深地将茶与人情俗世结合在一起，它是“生活所必须”，也是“反观生活”的一个切入点的观点通过“茶名”和“茶诗”两个方面使之愈加清楚。

## B “人情茶”

### 《红楼梦》中的饮茶之事

《红楼梦》烹茶多，喝茶多，自然品茶不可少，下面即说饮茶之事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三回说“林（黛玉）家养女以惜福养身，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吃茶，不伤脾胃”。第八回，宝玉因为李奶奶误喝了自己的枫露茶而大动肝火。这些细节的描写把茶融入了小说人物的生活。人物可以因茶而健康顺畅，也会因为茶而损肝伤身，像是在两个端头之间游走。

小说重点描述饮茶品茶的章节只有第四十一回《贾宝玉品茶栊翠庵，刘姥姥醉卧怡红院》。

在这一章节里面，大家关注的点多是在妙玉身上，进而把妙玉当作《红楼梦》写茶的代言人。的确，说妙玉是《红楼梦》中茶的代言人，这一点都不为过，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注意到妙玉一人身上，那也是有所偏颇的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我们去茶楼喝茶，服务人员也会给我们介绍有什么茶、这茶是怎么做的、泡出来是啥样、有何味、感觉会如何。难道服务人员说了这一堆事情之后就是“品茶代言人”了吗？说得不客气一点，妙玉或许在某种程度上，她充当的角色有一部分是服务人员的成分。



但作为金陵十二钗的主角人物之一，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认为“妙玉”只是个服务人员，她是懂茶的，也是说茶的，也是品茶的关键人物，只是不可以把这一节里面茶的所有因果都归于妙玉之上，至少曹雪芹在这一章节的名字上写的是“贾宝玉品茶栊翠庵”，贾宝玉至少得算上吧。

其实在这一章节，我们可以简单地看到，有两类阶级类型很不一样的人，一类是贾母、宝玉、黛玉等贵族阶层，一类是刘姥姥这一类农民阶层。在这两个阶层里面联通的人物是正好是妙玉。贾母等人是一个端头，刘姥姥则是另一个端头，而妙玉正是游走在两个端头之间的人。曹雪芹的“茶趣”通过妙玉这个纽带在两端人的表现中体现了出来。

### 透过妙玉看曹雪芹的“茶趣”

那么曹雪芹认为“茶趣”在大观园的世界是何定位？是不是古人所认为的“修身养性”的佳品？我认为曹雪芹并非如此认为。是不是常常理解的追求“自然的清雅茶趣”？或许也不能这样简单的来理解。曹雪芹的“茶趣”更多的或许对于以上两点定位的反叛。

在研究中，大家总说妙玉懂茶。因为妙语说：“岂不闻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。”这几句话正好就是“品茶”、“饮茶”和“吃茶”的区别所在。如果我们让宝钗、宝玉乃至黛玉来说，都不觉得奇怪，可是让妙玉说来，觉得不妙。

妙玉是出家人，她口口声声念叨的佛经里不是常讲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、“众生平等”吗？她在现实的“茶”理论中，有什么是达到了“空不亦色，色不亦空”的程度呢。作者特地大篇幅地把她和“茶”联系起来，可见并不只是让她做个服务人员，做个传声筒。茶代言人妙玉是其人情世故的体现，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也会依附在她的“茶趣”中，妙玉的“茶趣”也可以充分的代表《红楼梦》的“茶趣”，这些“茶趣”的核心点不是在修身养性，不是在自然清虚中，全是人情世故的细心拿捏之中。妙玉把“茶趣”变成两种端头人情感态度的表现。

茶事之中的茶趣是人的喜怒哀乐，高低贵贱情绪的外化表达。曹雪芹不把茶作为“修身养性”的媒介或途径，而是反其道而用之，把中国人认为最有可能作为出尘之物和行为的“茶事”拉回到了凡尘。

■徐利军 整理